

老笨蛋

杨云

老笨蛋是俺姑姑村里的“守村人”，这是幽默的说法，其实就是个傻子。老笨蛋开始不叫老笨蛋，而是叫小笨蛋。小笨蛋连哭都不会，连和同龄孩子玩都不会，能不是傻子吗？

“他就是个小笨蛋。”

“不，他是个大笨蛋。”

“我看他就是个老笨蛋。”

一般能冠以“老”字的，都表示很厉害，比如“老练”“老道”“老手”。“老笨蛋”当然是指笨得太厉害的笨蛋了，于是老笨蛋老笨蛋的，就这样叫开了。

农忙的时候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回来了。老笨蛋常常会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站在村口的路中间，勾着腰，大猩猩一样垂着手，颀着脸，流着哈喇子，挨个打招呼：“去——去插田啊！”“去——去割稻啊！”有人会说：“啊呀，我们都是苦命人，哪有你命好呢？”老笨蛋就嗫嚅地点头，受之有愧的样子，大家也就开心哄笑。但人们多不理他，让开，或者推开他：“去去去，没你有福！”“别碍事！”他就转过身，保持着刚才的样子目送。

平常，老笨蛋也一直站在路中央，俨然是村子的主人，看护着村子。年轻人大多不在村里，村里多是五十多岁的，大伯、大爹、大婶、大奶奶。大奶奶挎着一篮子衣服过来的，才在沟河里洗的，一路滴着水。老笨蛋过去了，伸手就接，大奶奶给他了，他就高兴得张牙舞爪，跳着向大奶奶家跑去。他可真疯！有时候大爹爹担了一担粪水过来了，呼哧呼哧的。老笨蛋过去了，大爹爹赶苍蝇一样用粪瓢把他赶走了。上一回，他把二爹爹一担菜籽全撒地上了，尽是沙子。送小朋友放学的黄校车来了——村里的小朋友少，都跟父母到外地去了——老笨蛋高兴得跳起来，就像一只被揍的白鹅，他一跃一跳地跑到车门口，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下来，然后又跟司机打招呼：“啊——谢谢啊——”哈喇子拖得老长。

农闲的时候，老笨蛋就自己偎墙根。墙根上有太阳，照舒服了，他就笑，仰着头，咧着嘴，顾不得哈喇子流出来。太阳让他浑身暖洋洋，他笑眯眯地看着别人玩得开心，鼻涕都快过河了，他就用袖子抹一把，抹得满脸跟迷彩服似的。他娘早死了，衣服也洗不干净，袖子脏得像湿衣服冻住了一样。路过的人看他笑，他也看过路的人笑。

“这个老笨蛋可真有福啊……”扛着锄头下地的男人见了，笑着说。女人知趣地配合男人，拿锄杠给她男人一下子：“你俩换换，天天傻得裤子掉到腿弯子，美气得很。”

老笨蛋的爹老张听了，心里就会很难受，他把老笨蛋的裤子提上去，拽着把他关进屋里，锁上门，拿起一把锄头出去了。老笨蛋在屋子里拍打着门，“嗷嗷”叫着。

收麦子时是老笨蛋最开心的时候。村里人多，事多，话也多。打场，扬场，灌装。六月的阳光在他们身上忙碌着，看他们忙，老笨蛋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样子更傻了。累得一身臭汗的人看他这样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扬起木掀作势要拍扁他，当然也有瞅老张不在的时候，着实给他一下子的。这个时候，老笨蛋就抱着他的脑袋蹲在地上，从臂弯里惊惧地看着，喉咙里发出兽一般的悲鸣声来。

一天傍晚天擦黑的时候，一个穿着打扮像城里的人进了老笨蛋的家门，被出门抱柴的人看到了，就放下了柴火，蹑手蹑脚趴在房门外偷听。十分钟不到，那个城里人就被老张拿着锨头抡了出来，“轰”的一声，门差点没被撞碎，震得偷听者耳膜差点碎了。

“要买老笨蛋，要把老笨蛋剖开，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卖钱！”

第二天，村里就传开了。

从那以后，老张家的门就不怎么开了。老张出来，就锁着老笨蛋。老张在家，就陪着老笨蛋。老笨蛋晒太阳的墙根也空出一块，阳光就白白浪费掉了。

“将来大老张死了，这老笨蛋咋半，谁养活他。”村里怜悯他，反正怎么说呢，也不用他们费神费力费钱。没多久，大老张就真的死了，老笨蛋从此就更加可怜了。他又出来晒太阳了，待在屋里久了，老笨蛋居然白生生的。一个小妇人回身，指着老笨蛋说：“还别说，挺俊的嘛！”

我也住杨村，我的遭遇跟他差不多，差点就做了老笨蛋。有一次我饿坏了，老笨蛋拿着一根热腾腾的烤红薯，拦在路口，流着哈喇子，腆着笑，非要给我，给我一脚踢飞了。我还记得老笨蛋狗一样扑过去，捡起来吃了。这引起了众人一阵大笑，也彻底把我和他划分成了两种人。

老笨蛋死的时候，我很难过，我进了他的屋，看到了一个笔记本，上面写着一个故事。说一个村一定要有一个守村人，他替村里担了所有的灾祸。字写得很难看，歪的斜的，就像火柴人一样，没有一个字是完整的。不知道老笨蛋写的，还是老张写的。不知道是真的，还是编的。

我拿着本子流着泪出来时，有人看见了，惊讶地看着我，指指点点。

他们可能知道这个故事。



处暑(版画)

刘晓宇作

小院秋雨敲秋声

郭之雨

风硬是从满天的乌云里，把雨丝黏下来。秋风是秋雨的翅膀，落在诗的韵脚，给秋天平添出几分幽深的情韵。

雨先是细声细气、纤纤弱弱的样子，如小家碧玉般，不惊不急，又文静，又娇憨，也不多扰，累了，就歇在院里的树梢上。渐渐大起来，也不总大，时缓时急，像对这个季节一赞二唱三抒情。

秋雨潇潇下着，在秋风里解读着叶黄叶绿的枯荣。

越是下雨，老婆越忙，院里的鸡猫锄瓮、瓜果菜蔬，都和她有关。她用手胡乱抹着脸上的雨水，把那葡萄架绑牢，把那扁豆蔓捋顺，又猫腰把昨晚洗脚的瓷盆拎进西厢房……然后拿起弯镰割韭菜，下雨天包饺子，吃个心情。

进入院子的都是客，麻雀、紫燕、蜻蜓、蝴蝶，甚至秋雨……我当然不能失礼，高朋远迎，老婆嘱咐我拿把伞，我把她的话当成秋风吹过。

那几棵向日葵长势强硬，开始长了很多头，按说应该掰掉多余的让主头生长，我没舍得，既然长了，就长呗！结果跟我想的一样，秋来并没收获到瓜子，只收获了一季小太阳。丝瓜藤蔓爬满篱笆，原本它的花朵只认识朝霞和黄昏，但在雨天里鼓起勇气，开出几朵孱弱的黄花，在“唰唰”的雨声中，仿佛一只只眼睛，在快乐又羞怯地窥探秋色。先前还是茂盛的洋姜，像一群气势汹汹的侵略者，每年扩张着自己的地盘，现在开始走向衰竭，仅剩不多的明艳，还站在茎端，趾高气昂，让我喜欢得不得了，秋雨也喜欢。

雨丝白线一样缱绻，把水天绣得一派空濛，雨落小院，细微时，如蚕食桑叶；舒缓时，如丝竹入耳；激越时，如珠落丝绢！如果一场大风掠过，整个菜园“哗啦啦”，叶片浪回浪翻。

西墙根下，有一棵龙葵，我叫他老鸱眼，老婆说那是小时候的美味，紫溜溜至乌亮，摘了，宝贝样放兜里。不久后，会从兜里掏出一只紫色的小手，她不吃，任它长在那儿，并警告我若是拔掉会和我拼命，她每天就是想看见它，看见童年。慢慢地，老鸱眼也走进我的生命。接近它，要绕过一棵香椿树，不轻易的碰触，让树冠上的雨滴，还有一串叶哗然而落，像无数秋虫爬满头顶颈间。老鸱眼和雨滴，像拥抱，像接吻，于细微的“沙沙”声中，兴奋地颤栗着。

衣服淋透了，脊背像撞着一层铁皮，回屋，换了一身干爽衣服，倚在窗上看。前邻居住的是新屋，红砖红瓦，瓦面上含着水，像是渡了一层包浆。雨落在瓦上的声音“噼噼啪啪”，雨花绽开后，随即凋落，汇聚成汨汨细水。落在檐下搁置的瓦罐上，声音清越而凌冽，透着无限的凉意。这凉里浸着从容与沉稳。

小小的院落，装满了整个秋天，伴着秋雨唤起的相思和分离，还有想说却未说出的话，索性，让秋风秋雨替我说去吧！

凉亭

查显者

凉亭，过去是用来供人休息、纳凉、避雨的。第一次见凉亭，是去高中报到的路上。学校离家七八里。那时虽有公路，但少有车辆，连自行车都极罕见，全靠两条腿走路上学。

约莫走了四五里，依稀可见几间房子落在山岗上。房子有些特别，两三开间大小，全木质结构，四周无墙，中间也无隔墙，顶上倒是覆盖着黛瓦，四周围起一圈座位。坐下来休息片刻，身上似乎轻松许多。房子模样质朴甚至有些简陋，屋外茅草长得老高，泥土地面凹凸不平，风雨侵蚀的痕迹

也很明显，显然很久没人过问了。

回家跟大人说起，才知这是凉亭。

他们说，旧时没有公路，山里人往来县城几十里上百里都是靠双脚走，后来一些有钱人就捐资建造了凉亭，供疲惫的行人歇脚、纳凉、避雨。原来进山之路沿河走，沿途每隔一段路程都有凉亭，由附近人家管护，亭内还经常备有免费茶水。山里往来的行人，甚至上下学的孩子都习惯在凉亭里坐坐，夏季吹吹风，冬天歇歇脚。有时，眼看天上乌云密布，雨就要落下来，于是行人紧跑几步到凉亭候着，或是刚走到凉亭看天色不对，索性在凉亭里坐下，等待雨过天晴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一座凉亭就是一个地标。

后来修水库，又通了公路，走小路的人越来越少，时日一久，很多凉亭都被废弃了。再后来，连小路都被湮没得不见影子。

比起密不透风的空调房，我更愿意在旧时的凉亭里坐一坐，歇歇脚。

